

阿九新妇

柳一村

书法家王国强先生是我的老领导，他当永嘉县文联主席时，我曾在他手下凑数当了个副主席，叨陪末座。而八小时之外呢，我们又是朋友，酒友，牌友，我事之以兄长之礼。

王先生早年当过油漆老司，而且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油漆老司，人称“楠溪第一条油泛”，可见真个名声在外。由于走四方，吃百家饭的缘故，他对楠溪的民风民俗非常了解，也会讲许多民间故事，比如这个《阿九新妇》的故事，我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。

很久以前，楠溪山底有个叫阿九的老头儿，家中有一位勤劳贤德

的新妇（楠溪人把“媳妇”叫做“新妇”）。纺得纱，绩得芒，能裁能补能绣刺；做得粗，整得细，三茶六饭一时备；推得磨，捣得碓，受得辛苦吃得累。更有一桩，聪明伶俐言语得体孝敬公公，方圆十里，哪个不知？哪个不晓？至于她的容貌嘛，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否则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呢？

阿九有十位结拜兄弟。有一天，九位老人会在一起，排了一个阵，想试试阿九的新妇到底如何“聪明伶俐言语得体孝敬公公”。

于是，九位老人提了一篮子的韭菜，去看望阿九。

说来凑巧，阿九刚好不在家。老人就对阿九的新妇说：“我们来看你阿爸。”

“我阿爸去外地了。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给他。”

“你就对他讲，今天我们九个人，挈了一篮儿韭菜，来看阿九。约他初九这一天，在九里亭相会。”

“知道了。各位公公请先回吧。”

过了几天，阿九回家了。新妇对他说：“前几天有几位客人带了礼物来看阿爸，还邀请阿爸出去玩呢。”

“来了几位客人？带了什么礼物？约我什么时候去哪里玩？”

新妇略加思索，开口答道：

四五公公望公公，

手挈一篮扁扁葱。

三六并拢是定日，

二七凉亭去相逢。

阿九听了后，心中一愣。细细

一忖，终于明白了新妇的意思，不禁暗暗称赞。“四”加“五”不是“九”吗？是九位结拜兄弟来了。“扁扁葱”不是“韭菜”吗？这就是礼物了。

“三”加“六”不是“九”吗？是定这个月初九了。“二”加“七”不是“九”吗？是相约在九里亭了。

到了初九这一天，阿九如期赴约。九里亭中，九位结拜兄弟已经等候多时，阿九就把新妇的四句诗

念给他们听，大家听得啧啧称奇，都佩服阿九新妇的聪明贤德。

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自古以来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，这是人人知道的，不必多说。阿九的新妇从一说到七，就是不说九，能巧妙地避开长辈的名讳，真是一位楠溪奇女子，可敬，可敬。古人有诗道：

出口成章不可轻，

开言作对动人情。

虽无子路才能智，

单取人前一笑声。

写到这里，我数了数这篇短文的字数。我也有意避开九，将九百多字的短文凑成千字，以示对阿九新妇的敬意。

吃接力

陈光哲

周末下午，陪母亲看电视，母亲突然问我：“接力烧点吃哦？”

“肚还饱，勿烧那。”我回答。

吃接力这个久违的用语被母亲一提起，便不由自主就回想起小时候关于吃接力那点事。

“接力”，百度释义：一为一个接替一个地进行；二为增加力气。后者倒与永嘉俗语“吃接力”相符，即在餐后约两三小时再次进食，以便有力气继续劳作。

过去农村生活条件艰苦，大部分村民解决温饱问题都困难，更别提“吃接力”了，所以当时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特别吃香。小时候，爷爷编了个顺口溜教我念：“一曰吃五餐，顿顿有酒喝，还有工钱拿！”然后不忘问一句：“姆，你长大学什么？希望我有朝一日也能吃上接力。”

吃接力在永嘉农村不外乎这么几种情况。比如“央（方言，聘请）人”，分央师傅（衣匠、篾匠、泥匠、木匠等）和央农工（指的是亲朋

好友或邻居，帮忙田间地头干活的），前者一般在春末秋初进行，白天长夜短，工钱是以日计算的，白天长意味着可多干点活。这些请师傅的活大都在家里或附近地方进行，直接在家里吃接力，如果是后者，大多在野外，因来回浪费时间，就得“送接力”。一日中，上午九点左右叫“吃天光接力”，下午三点左右则称“日昏接力”。

家里一旦请人干活，送“接力”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，送村邻近的垟里还好，怕就怕送那些路途远，崎岖难走的山头。我生性胆小，怕鬼、怕蛇，路边草丛窜出的老鼠都能吓出我一身汗，那次送“岙底山”就是这样。那天，我家请了三位邻居帮忙插单季稻。吃过中饭后，爷爷带着他们挑着肥料和秧苗就上山了，母亲也没有停歇，开始张罗着做麦饼，让我烧火。掺粉、揉面、剁馅、制作，母亲一口气呵成，麦饼放进热锅里烙。等两面都呈现金黄色，香喷喷的麦饼就做好了。随后

母亲将麦饼、茶水和“白眼烧”分别装入两只竹篮，再用一根小扁担把篮子固定在两头，让我挑去“送接力”。

“这条路我不敢走。”我向母亲抗议。因为昨晚和小伙伴在邻居陈大爷家，他跟我们讲牛粪堆“白无常”的传说，“白无常”白衣白帽白脸，吐着一条挂到膝盖的舌头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专抓小孩，然后在孩子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塞满泥巴。据说前段就发生过一个丢失的孩子，找到后就如讲述的这般模样。这次我要经过“白无常”出没的地方，沿途还有好几处阴森森的坟冢，坍陷裸露着洞穴，仿佛张牙舞爪的鬼魅随时会蹿出来。

母亲好说歹说，我就是不敢出门，母亲取下门后的“竹细篾”就抽过来，很快我的脚腿上爬上了一条条小“蚯蚓”。一顿嚎啕大哭引来了奶奶的“营救”，她夺下母亲手中的家伙什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，“哪有什么‘白无常’，

别听他们瞎说。”尽管内心的恐惧感丝毫未减，但那个年代的农家娃在“家伙什”面前只有屈从。我接过“接力”，噙着泪水，畏畏缩缩往岙底山走去。

很快到了野凹半，此时多么希望能看到几个村人在干活啊，但空山不见人。让我胆颤心惊的那几处破败的坟冢就在不远处的路旁，当越走越近，脑袋开始嗡嗡作响，仿佛有厉鬼冷不丁地拽我。忽然传来异样的声响，顿时毛骨悚然，原来是梧桐树上几片枯叶飘落。

逃也似地越过坟地，我已一身虚汗，穿过岭，翻过半座山，到了牛粪堆，身后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吓得我时不时的回头，但什么也没发现，愈加恐慌。尽管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我不敢歇息片刻，也不顾腿脚酸痛，一路疾走，终于逃脱了“白无常”的“魔爪”。穿过前面几百米的茅草山，就到目的地了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稍息片刻，撩起衣角擦了擦汗珠子，再次起程。

走着走着，“嘶嘶”，只见一条足有两米多长、小臂粗的大黑蛇，从我身前游过，转眼就不见了。我顿时头皮发麻，双脚发软，心再次揪紧。莫非是“白无常”变的？偏偏此时，我又开始胡思乱想，越想越怕，我护好肩上的担子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这段山路。当抬眼看到在山上劳作的爷爷和帮工的邻居，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一阵山风吹来，发觉脊背发凉，第二天便感冒发烧。

农耕时代，尤其是包产到户之后，几乎家家有干不完的农活，靠“接力”来维持长时间的劳作，所以家家户户有下午吃接力的习惯。我初到县城上班时，每到下午三点多，就想着吃接力，但城里人却没有吃接力的习惯，过了一年半载，我也就没了这念头了。

别说城里，即便永嘉乡村，也早就没了吃接力的习惯了。如今，如果你到永嘉乡村，听到最多的便是：“来杯咖啡，吃个下午茶！”

返程的信使

陈德清

两年前联系到“工人诗人”陈年喜，请他为我们的《微尘》读书会录制一个视频。他欣然答应。那几天他在老家陪伴母亲。后来从他的微信朋友圈得知，他的母亲走了——终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。之前我就知道他的母亲患病，但一直不太敢询问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面对病痛和死亡，我总是不知如何应对。

读书会围绕《微尘》里的死亡事件，谈论了关于死亡的话题，现场的嘉宾和读者朋友讲述生活中的死亡故事，都很真诚，也很伤感，有哽咽，有落泪，但轮到我自己讲述，我刻意回避了亲人离去的最痛的记亿。

短短几年，陆续经历了舅舅、爷爷、阿姨、父亲的离去，每一次去医院探望或是身处出殡现场，我都尽量克制，只怕悲伤一旦溢出便会泛滥。去年暑假遭遇医疗事故，父亲意外故去，要面对临时安排墓地等各种应急杂事，我根本没有时间伤悲，出完殡的第二天，还如期举办了暑期公益读书会。我想手头一直有事情在做，大概可以回避或是减轻苦痛。不过，后来发现那只是暂时的，关于死亡的伤痛，以及死亡带来的无能为力和锐利的思

念，根本无法在心底褪去，甚至愈发浓烈。

带着那些无法消退的悲伤心潮，我阅读《微尘》，试图通过他人的故事和文字，去抚一抚内心的褶皱。陈年喜在十六年的爆破生涯里经历了太多的死亡现场，他也说过“写《微尘》的时候常常痛苦地流泪”，我能够感知到那种痛苦，即使他的文字总是那么克制。面对工作、生活上的艰难与不公，他描述起来，几乎没有抱怨，都是客观而内敛。可是那些像是被删去很多内容的干净利落的文字，依然让人瞬间破防。

那些文字，像冬天的树，叶子落尽，简洁的疏枝，在苍茫天幕下，蔓延出茂盛的寂寥。

“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，父亲走完了他在这个世界摇摆如风中草木的一生。前一天，弟弟为他最后一次理了发。白发如雪纷落，掩盖了此后我所有的星辰。”这已经是他描述死亡，最抒情的文字了。

面对手术和繁琐的治疗程序以及医生背后的复杂的中国医疗体系，他写：“我发现，这个世界，我还有太多的事不懂。在不幸面前，谁都是渺小的。人的不幸，有一部分来自人的同类。”这

已经是他最沉痛的控诉了。

要面对那么多的不幸和意外死亡事件，我不知道这个出入矿洞的爆破工人，是怎样一次又一次承受下来的，是怎么做到“见过的不幸太多，但从来没有沮丧过”。如果说这是坚强的意志，他怎么又写下“所谓的坚强，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临在自己头上”“一个命运失败太久的人，仿佛任何一个细小的失望都会成为压在命运的又一根稻草”……

这个被“失败”压抑了很多年的男人，最后靠着书写，在命运里突围。说突围，似乎又不够准确，他只是写下了这些“时间风尘的证词”。我不知道他含泪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那些最痛的往事，能否得以安放。那些最撕裂的伤口，最终都可以治愈吗？

在《小城里的文人们》里，在爱人赵大成死于山西的某个煤矿之后，一度放弃写诗的小莉又拿起了笔，“她坚信，以后一定能把赵大成再写回来，不管他走多远”。如果深情可以把文字化成一种坚定的力量，那么陈年喜经历过那么多苦难，面对过那么多次的死亡，他是怎样依然饱含深情的？

在时光的尘烟里碌碌度日，在繁忙填满日子的时候，读书成了奢

侈的事，还是我们早就冷漠、麻木到忘了他人，也忘了自己？

我们把忧伤压滞心灵的角落，任由岁月尘封。曾经激越的情感也变成了一只躲在树林深处的兽，已被打败，干脆沉没。

而我只是太悲伤了，我也害怕心中再也没有起伏的深情。所以努力地去阅读，努力希望通过别人的故事，寻找安放悲伤的途径，寻找可以驶往的心灵旷野。可是最终发现，人与人的悲伤有时候能够共鸣，但似乎永远无法解决。

而关于最痛的死亡，我也得不出最深的感悟。死亡就是永远的消失事件，是生命这条单程线注定无法挽回的无能为力。我甚至觉得看过的所有关于死亡的立意，归根到底都是自我安慰的骗人伎俩或是刻意制造温暖的心灵鸡汤。

历经三次癌变的美国作家桑塔格在第三次患癌时，面对死亡的逼近，写下：“在忧伤之谷，展开双翼。”这大概是关于人终有一死这个古老的话题所说出的最精彩的话了。虽然它也只是对死亡理想式的想象。

陈年喜在诗歌《投不出的书信》里，有这么几句诗：

对于时光 生和死
有什么区别呢

我像一个返程的信使

身体越来越轻

忧伤 是投不出的书信

是的，世间很多忧伤只能是投不出的书信，能寄给谁呢，又怎么写呢？而阅读《微尘》，那心底的悲伤变成了一只写信的笔，写给书中的人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。在这场对话里，追忆往事，唤醒那些陈旧而模糊的记忆，疏通一些悲伤的淤泥，没有结果，渐渐沉默……

悲伤所写下的信，也许最终也不知寄往何方，可是依然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发、返程，像某种召唤。

陈年喜老师给我们录制采访视频的时候，开头说了一句：“我在老家的山上，天气也真的挺好的。”我看到视频里，阳光在陈旧的墙面画出明亮的光影。在他母亲最后日子的陪伴里，我想那天的阳光多少也会给他压抑着的心带来一点空旷的明亮。

而写下以上文字，阳光也正好透过落地窗照在我受伤的膝盖上，像一种无声的抚慰。

有些事，也只有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才敢回忆。

有些伤，是不是也终会在阳光里变成一道愈合的疤痕，像微笑的弧度？